



Art&Life
艺术与生活
名家通识书系

丰子恺 著

向善的艺术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品人/主编 李 新
丛书策划 邱孟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善的艺术 / 丰子恺著. 张文心编.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1
(艺术生活名家通识书系)
ISBN 978-7-5322-8208-1

I. ①向… II. ①丰… III. ①艺术理论—通俗读物
IV. ①J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5465 号

向善的艺术
(艺术生活名家通识书系)

著 者: 丰子恺
编 者: 张文心
责任编辑: 邱孟瑜 张旻蕾
整体设计: 赵 雯
版式设计: 庆 滢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13 印张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3500
书 号: ISBN 978-7-5322-8208-1
定 价: 58.00 元

向善的艺术

丰子恺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张立

目录

貳

近世西洋乐坛之盛况／52

音乐的内容／63

为十大音乐家画像／71

壹

代序 艺术的生活／4

换一种态度——怎样学艺术／10

美与同情／17

具象美／20

从梅花说到艺术／24

文学的写生／29

绘画有什么用——兼谈鉴赏／33

乡愁与艺术——对一个南洋华侨学生的谈话／44

肆

视觉的粮食／166

我的学画／171

我的画具／174

我画漫画／177

桂林艺术讲话之二／182

为青年说弘一法师／185

赤子之心／191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193

叁

殿的艺术——希腊黄金时代／118

绘画的特长／127

绘事后素／129

中国画的特色／132

读画漫感／145

移情说：创作的感兴／149

画圣米勒的人格与艺术／153

艺术的 生活

代序

教育是以真善美的理想，使窥见崇高广大的人世的。科学是真的、知的；道德是善的、意的；艺术是美的、情的。这是教育的三大要目。所以艺术的教育，这是人生的很重大而又很广泛的一种教育，不是局部的小知识小技能的教授。而如何重大，如何广泛，可从人生的根本上考察知之。

原来我们初生入世的时候，最初并不提防到这世界是如此狭隘而使人窒息的。只要看婴孩，就可明白。他们有种种不可能的要求，例如要月亮出来，要花开，要鸟来，这都是我们这世界中所不能自由办到的事，然而他认真地要求，要求不得，认真地哭。可知人的心灵，向来是很广大自由的。孩子渐渐大起来，碰的钉子也渐渐多起来，心知这世间是不能应付人的自由奔放的感情的要求的，于是渐渐变成驯服的大人，可怜终于变成“现实的奴隶”。这是我们都经历过的，不可否定的事情。

我们虽然由儿童变成大人，然而我们这心灵是始终一贯的心灵，即依然是儿时的心灵，只不过经过许久的压抑，所有怒放的、炽热的感情的萌芽，屡被折磨，不敢再发生罢了。这种感情的根，依旧深深地伏在做大人后的我们的心灵中。这就是“人生的苦闷”的根源。我们谁都怀着这苦闷，我们总想发泄这苦闷，以求一次人生的畅快。艺术的境地，就是我们所开辟的、来发泄这生的苦闷的乐园。

我们的身体被束缚于现实，匍匐在地上，而且不久就要朽烂。然而我们在艺术的生活中，可以瞥见“无限”的姿态，可以体验人生的崇高、不朽，而发现生的意义与价值了。艺术教育，就是教人以这艺术的生活的。

知识、道德，在人世间固然必要，然倘若缺乏这种艺术的生活，纯粹

的知识与道德全是枯燥的法则的纲。这纲愈加繁多，人生愈加狭隘。

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把创作艺术、鉴赏艺术的态度来应用在人生中，即教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出艺术的情味来。这样，我们眼前的世界就广大而美丽了。在我们的黄金时代，本来不曾提防到这世界里的东西是这样枯燥无味的，所以初见花的时候要抱它、吻它，初见月的时候要招呼它、礼拜它，哪晓得它们只是无知的植物的生殖器，与无情的岩石的大块。如今在我们的艺术世界中，可以重新梦见我们的黄金时代的梦。倘能因艺术的修养，而得到了梦见这美丽世界的眼睛，我们所见的世界，就处处美丽，我们的生活就处处滋润了。一茶一饭，我们都能尝到其真味；一草一木，我们都能领略其真趣；一举一动，我们都能感到其温暖的人生的情味。艺术教育，就是授人以这副眼睛，教人以这种看法的。

所以，艺术教育是人生的很重大很广泛的教育。一般学校之所以定图画音乐为艺术科，是因为图画音乐易于养成人的艺术趣味的原故。然而这只能说是“艺术科”，不是“艺术教育”。图画音乐，这是“直接”用“艺术”来启发人的“艺术的”心眼。然而如前所说，艺术教育的范围是很广泛的，美的教育，情的教育，应该与道德的教育一样，在各科中用各种手段时时处处施行之。平素有大艺术科的教养，小艺术科的图画音乐方得真的意义。

大人与孩子，分居两个不同的世界。儿童对于人生自然，另取一种特殊的态度，即对于人生自然的“绝缘”的看法。所谓绝缘，就是对一事

“美的要求，包拥着全体的教育问题。……唯有能用孩子似的直感与孩子似的感情来体验，而能忘却自己为一个已经成熟的大人的人、能像孩子般游戏的人，能做教育的艺术家。……”

——德国教育学者恩斯特·威柏



物的时候，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而孤零地观看。绝缘的眼，能看出事物的本身的美，可以发见奇妙的比拟。这态度，就是小孩子的态度。

哲学地考察起来，“绝缘”的正是世界的“真相”，即艺术的世界正是真的世界。我的意旨，是说现实的世间既然逃不出理智、因果的网，我们的主观的态度应该能造出一个直观的、慰安的、享乐的世界来，在那里可得以恢复我们的元气，认识我们的生命。这就是艺术。在艺术中，我们可以暂时放下我们的一切压迫与负担，解除我们平日处世的苦心，而做真的自己的生活，认识自己的奔放的生命。

艺术教育就是教人这种做人的态度的，就是教人用像作画、看画一样的态度来对世界；换言之，就是教人绝缘的方法，就是教人学做小孩子。学做小孩子，就是培养小孩子的这点“童心”，使他们长大以后永不泯灭。

我们在世间，倘若只用理智的因果的头脑，所见的只是万人在争斗倾轧，何等悲惨的世界！日落、月上、春去、秋来，只是催人老死的消息；山高、水长，都是阻人交通的障碍物；鸟只是可供食料的动物、花只是结果的原因或植物的生殖器。而且更有甚者，在这样态度的人世间，人与人成为生存竞争的敌手，都以利害相交接，人世间将永远没有和平的幸福、“爱”的足迹了。

所以，艺术教育就是和平的教育，爱的教育。

人类最初，天生是和平的、爱的。所以小孩子天生有艺术态度的基础。小孩子长大起来，涉世渐深，现实渐渐暴露，儿时所见的美丽的世界渐渐破产，这是悲哀的事。等到成人以后，或者为各种“欲”所迷，或者为“物质”的困难所压迫，久而久之，以前所见的幸福的世界就一变而为苦恼的世界，全无半

点“爱”的影子了。此后的生活，便是挣扎到死。这是世间最大多数人的
一致的步骤。

避死是不可能的，但谋生前的和平与爱的欢喜，是可能的。世间教育
儿童的人，父母、老师，切不可斥儿童的痴呆，切不可盼望儿童像大人，
切不可把儿童大人化，宁可保留、培养他们的一点痴呆，直到成人以后。

这痴呆就是童心。童心，在大人就是一种“趣味”。培养童心，就是
涵养趣味。小孩子的生活，全是趣味本位的生活。他们为趣味而游戏，为
趣味而忘记寝食。我所谓培养，就是做父母、做老师的人，应该乘机助长，
修正他们的对于事物的看法。助长其适宜的，修正其过分的。要处处离
去因袭，不守传统，不照习惯，而培养其全新的、纯洁的“人”的心。对于
世间事物，处处要教他用这个全新的纯洁的心来领受，或用这个全新的纯
洁的心来批判选择而实行。

认识千古大谜的宇宙与人生的，便是这个心。得到人生的最高法悦的，
便是这个心。这是儿童本来具有的心，不必父母与老师教他。只要父母与
老师不去摧残它而培养它，就够了。

【丰子恺对你说】

爱好高尚的美犹
如登山，费力较
多，但所见的景
象愈远愈广；
爱好卑俗的美犹
如下山，顺势而
下，全不费力，
但所见的景象愈
近愈狭。



造物主给我们生一双眼睛，原是教我们看物象的。但他曾经叮嘱我们：

“要用眼睛看物象的本身，又看物象的意义！”

小孩子出生不久，分明记得这句话，看物象时能够注意其本身。

后来年纪长大，便忘了上半句，不看物象的本身，而转看物象的意义了。

学艺术便是补充这上半句的。

学习艺术，眼前能见一种新鲜的光景，实在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心的“知识”和“意志”的时候居多数，难得用感情去欣赏事物。譬如出门办事，要察看时候，要辨别路径，要计较是非，要打算得失。习惯了这种日常生活的人，学艺术的时候也就这样用心，那一定学不成功。

要学艺术，必须懂得用“情”。不要老是把心的“知”和“意”两方面向着世间。要常把“情”的一方面转出来向着世间。这样，艺术才能和你发生关系，而你的生活必定增加一种趣味。艺术对于人生的慰安，即在于此。

感情怎样用法？可就眼睛、耳朵、心思三方面分别说明。因为重要的三种艺术，绘画、音乐、文学，是用这三种感官去领略的。

眼睛的艺术的用法

造物主给我们头上生一双眼睛，原是教我们看物象的。但他曾经叮嘱我们：“要用眼睛看物象的本身，又看物象的意义！”小孩子出生不久，分明记得这句话，看物象时都能够注意其本身。后来年纪长大，便忘了上半句，不看物象的本身，而转看物象的意义了。学艺术便是补充这上半句的。

“看取物象的本身”，便是眼睛的艺术的用法，是大家能够看见物象的本身。譬如一只茶杯，你看见了但想“这是盛茶用的器皿，是我所有的，是几角钱买来的”等，你便忘记了造物主叮嘱你的上半句，而只记得下半

句了。换言之，你的眼睛便是不懂得艺术的用法的；还须得静静地观赏茶杯，看它的形状如何，线条如何，色彩如何，姿态又如何，才是看见茶杯的本身。

看见物象本身有什么好处呢？浅而言之，只因多数人只讲实用，对于形式的美感全不讲究，于是社会上就有许多恶劣的工艺品流行，破坏人生的美感。进而言之，我们对物象能看其本身的姿态，眼前的世界便多美景，我们的心便多慰乐。所谓“美的世界”，并非另有一个世界，而是看物象本身时所见的世界。古人咏儿童诗句云：“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 对着一种境地心能够常定，便是说对着物象能够撇开其意义而看见其本身的意思，逢着人说出话来会新鲜；看见物象的本身，故能说别人所不能说的话。“皇帝裸体着，并没有穿衣”，便是“逢人语自新”的一例。

可知要学艺术，必须懂得眼的艺术的艺术的用法，即必须能见物象的本身。不要忘记造物主所叮嘱你的话：“要用眼睛看物象的本身，又看物象的意义。”看物象的本身能发现其美，看物象的意义能发现其真和善。真善美三位一体，不能分割。好比一个鼎必须有三只脚，方能立稳。缺了一只脚，鼎就要翻倒的。

耳朵的艺术的用法

造物主给人头上造一双耳朵，教人能听。当时也有一句话叮嘱人：“要用耳朵听声音的本身，又听声音的意义！”但人们老是忘记了上半句，而单记住下半句。听见一种声音，但问这是什么声音。这样的听觉生活惯了，遇到声音总是追求其意义，就从此听不见声音的本身了。凡美必是事物本身的表现。故音乐艺术必是声音本身的表现。听不见声音本身的人，就不能学习音乐。唱起歌来像说话或叫喊一样，听见音乐先问这是什么歌，便是不解声音本身之故。

故耳朵的艺术的用法，是听声音的意义之外，又听其高低、强弱、长短和腔调。风声、水声没有字眼，你要能在它的高低强弱长短里，听出一种情味来。反之，说话有字眼，你却要能在字眼之外听出一种腔调来。——

* 近代诗僧八指头陀（俗姓黄，字寄禅）诗句，全诗是：“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之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境心常定，逢人语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

——编者注

好比不懂英语的人听英国人说话，不解其意义而但闻其腔调。这等便是听取声音本身的练习。练习积得多了，听见没有字眼的声音便似听见说话一般，能在其中感到一种情味，音乐艺术便可学成了。据传说，希腊黄金时代，艺术最发达的时代，其人民听讲演，对于讲演的音调，比讲演的意义看得更重。话未免夸张，但艺术教养深厚的人对于声音的敏感，于此可知。

我国古代也有传说：孔子有一天立在堂上，听见外面有一种哭声，非常悲哀。孔子就拿琴来弹，其琴声的腔调和哭声相同。孔子弹完了琴，听见有人嗟叹。问是谁，原来是颜渊。孔子问颜渊为什么嗟叹，颜渊说：“现在我听见外面有人哭，声音很悲哀，不但是哭死别，又是哭生离。”孔子说：“你何以知道？”颜渊说：“因为它像完山之鸟的鸣声。”孔子说：“完山之鸟的鸣声又怎样？”颜渊说：“完山之鸟有四个儿子，羽翼已经长成，将要分飞到四海去。母鸟送别他们，鸣声极其悲哀。因为他们是一去不返的。”孔子差人去问门外哭的人，哭的人说：“丈夫死了，家里很穷，将卖掉儿子来葬丈夫，现在同儿子分别。”于是孔子称赞颜渊的聪敏。这故事不知真假。但故事的意旨，无非是要说明声音本身（没有字眼）能够详细地表现感情。懂得耳朵的艺术的用法的人，便能从纯粹的声音中听出一种情味来。孔子称赞颜渊聪敏，他自己能用琴模仿这种哭声，可知比颜渊更聪敏。颜渊只能欣赏，孔子却能创作。孔子有一天听见子路弹琴，说他有杀伐之声，是不祥之兆。后来子路果然战死，被人斩做肉酱。可知他老先生的耳朵聪敏得更厉害。苏东坡的《赤壁赋》中写客有吹洞箫者，说“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能从声音中听出怨慕泣诉的情味来，其耳朵也很有艺术的修养了。

故要用耳朵来学习艺术，即要学习音乐，必须另备一种听的态度。不要专门听辨声音的意义，又宜于意义之外听赏其腔调。古代的隐士，欢喜住在深山中听松风声，听流水声。倘其人不解听赏声音的本身，实在毫无意味。今人喜欢赴音乐演奏会，听器乐曲管弦乐曲（没有歌词的音乐）。倘不解听赏声音的本身，便同不聪敏的隐士听松风流水声一样的苦痛。须知音乐是音的艺术，详言之，是音本身所表演的艺术。我们平时所唱的歌曲，有乐谱又有文字的，是音乐与文学（诗歌）的综合艺术，不是纯正的音乐艺术。这仿佛是一种合金，虽然也有用途，但论其质，不是纯正的金属。学习音乐，必须学习纯正的音乐，即

【丰子恺对你说】

眼光直的，

看见物象本身的

姿态。

眼光曲的，

看见物象的作用，

对外的关系。

没有歌词而仅用音符表演的“器乐”（有歌词可唱的叫做“声乐”）。声乐不过是音乐中之一种，不能代表音乐本体的。器乐才是音乐的本体。要理解器乐曲，必须从听赏声音本身入手。听声音的本身能发见其美，听声音的意义能发见其真和善。真善美三位一体，不能分割。好比一个鼎必须有三只脚，方能立稳。缺了一只脚，鼎就要翻倒的。

要学艺术的人们，请先把你们的眼光放直来！

心思的艺术的用法

我们平时对于世间事物的思想与见解，总是求其真实而合理的。然而有的时候，真实合理太久了，要觉得枯燥苦闷；偶然来个不真实不合理的思想与见解，反而觉得有趣。这也是人的生活的一种奇妙状态。例如几个大人坐在室中谈话。谈的话都真实而合理。忽然有一个小孩子，到室中来游戏了。他把糕喂给洋囡囡吃；忽然又脱下自己脚上的鞋子来，给凳子的脚穿了。于是大人们都笑起来。这种笑，不是笑他的无知与愚痴，却是觉得这种生活的有趣，而真心地欢笑。欢笑得不够，大人们会蹲下来，模仿小孩子，向他讨糕糕吃。可见儿童生活富有趣味，可以救济大人们生活的枯燥与苦闷。

耶稣圣书中说：唯儿童得入天国。从艺术上看，儿童得入天国，便是为此。但造物主怜悯大人们脱离了儿童的黄金时代之后，生活太苦，特为造出叫做“艺术”的一种东西来赐给他们，以救济他们的生活的枯燥与苦闷。故心思的艺术

的用法，不妨说就是大人思想的儿童思想化。就是大人的回复其“童心”。

懂得真实地合理地观看世间事物的大人们，有时故意装作不懂，发出小孩子说话似的见解来，便可成为艺术的“诗”。例如，一个女子自己划船去采莲，采到月出才划回来，本是一件寻常的事。但你不必这样老老实实在地说。你不妨换一种看法与想法，把花月，看作人，想象他们都同这采莲女相亲爱，便可得这样的诗句：

来时浦口花迎入，采罢江头月送归。

那么一说，这一件寻常的事忽然富有生趣，这事实忽然美化了。我们明明知道这话不真实，不合理，是假意说说的。但我们不嫌其假，反觉其假得很好。

同类的事实，一个人独行荒山中，只有一只白鸟飞来叫了几声，其余无事。这也可谓简单，枯燥，寂寞之至了。但诗人这样说：

青山不识我姓氏，我亦不识青山名。

飞来白鸟似相识，对我对山三两声。

上面举的例，都是故意说假话。假的地方，都在把无情之物当作有情的人看。故可称为“拟人的看法”。这看法进步起来，有时变成荒唐。但好处也就在荒唐。例如在渭水上想念故乡，便说：“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平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仰望庐山，便说：“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只疑云雾里，犹有六朝僧。”恨丈夫乘船出门久不归家，便说：“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把眼泪流在河里，要它带到故乡去。唐朝人说庐山上恐怕还有六朝僧。丈夫不回来，埋怨秦淮河同船。这种荒唐可笑的行径，简直同无知小儿的一样。然而这都是唐诗的杰作，流传到千年后的今日，还是脍炙人口。

还有一种小孩子看法，是把眼前事物照样描写，而故意说不合事理的话。可称为“直观的看法”。例如：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看见树后面的山中有泉水流着，便撤去树与山的距离，故意说泉水在树杪上流着。还有更不合事理的：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江、河、沙都会上天，流到白云之间。这些话更不合事理。但把眼前立体的景物当作一幅平面的图画看时，的确如此。

还有一种小孩子的看法，是故意装作不识大体，而讲些零星小事。而这小事却又能暗示大体。胡适之先生说这好比大树干的横断面，看见一片便可想象大树的全体。故不妨称之为“断片的看法”。例如：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妾有罗衣裳，秦王在时作。为舞春风多，秋来不堪着。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第一首诗，只说一个睡晚觉的女子要打走枝上的一只黄莺。但从这小事中可以窥见开边黩武时代人民怨战的情状。第二首诗，只说一个老宫女在讲旧事。但由此可以窥见唐明皇一代兴亡之迹。第三首诗，只说一件破衣裳。但由此可以窥见人世盛衰无常之相。第四首诗，只说梅花开了没有。但由此可以窥见离人思乡之心。这些诗，表面都好像天真烂漫的小孩子讲的零星细事。但并非真个无关大体的零星细事，却是可以小中见大、个中见全的，故能成为好诗。

文学之中，诗是最精彩的。所以上面举许多诗为例。学者理解了诗心，便容易理解文心，而懂得心思的艺术的用法了。

总结上文，如要学习艺术，须能另换一种与平常不同的态度来对付世间。眼睛要能看见形象的本身，耳朵要能听到声音的本身，心思要能像儿童一般天真烂漫。

艺术以仁为本

孟子曰：“仁者无敌。”艺术以仁为本，这道理不必引证高论，只在平日的静物写生中就可看出。画家对静物写生，对于该静物的看法与平常不同；不当它们是供人用的东西，而把它们看作独立自主的存在物。例如三只苹果，在画家眼中，不是人类为供食用的水果，而是无实用的一种自然